

叙 怀

少小叛逃封建家，
磨难虽多心无瑕，
蒋匪屠杀犯众怒，
烈士鲜血浇红花，
革命一生未虚度，
戎马廿年耻矜夸，
吾今即令身残老，
志在千里岂嗟呀！

罗瑞卿

革命将帅卷

罗瑞卿



点 点 著

- 一个孤独的逃亡者
背叛家庭出走
- 一个理想主义者
为追寻革命历尽艰辛
- 一个手脚不停在生活
舞台上异常活跃的人物
- 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公安
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
- 往来于一些伟人宏大
玄妙的心灵之间
- 一个对人民和领袖
满怀忠诚的战士
- 一个内心纯洁的英雄
- 一个挚爱妻子儿女的人

青年革命
传统教育
系列丛书





革命将帅卷

罗瑞卿

点点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舒元璋

封面设计：吕敬人

罗 瑞 卿

点 点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辽宁金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5.75印张 2插页 110千字

1992年7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定价2.40元

ISBN 7-5006-1143-9/G·246

目 录

逃 亡	1
追 寻	16
火 种	36
长 征	51
抗 大	59
华北战场	70
公安部长	90
我的注视	106
总参谋长	116
比 武	125
悲 剧	135
木棉花开	159
仅仅一年	165

逃 亡

我父亲罗瑞卿的家乡在四川北部的南充，它位于成都和重庆之间，是一片红色的丘陵。

关于自己的家，父亲曾经这样写到过：

我出生在四川省北部南充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就我所知，我家是一个中等的日益走向破落的地主。当我二十岁左右时，我们家已走上完全的或接近完全的破产。我没有当过家，没有过问家里的经济情况。我上中学时，只知家里出卖过两次土地。出卖多少，剩下多少，我都不知道。

我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地主。用旧社会眼光来看，什么本事也没有，什么事情也不会干，只会坐吃现成。还有烟、酒、嫖、赌等恶习，所以日益走向破落。我上中学时，我母亲觉得跟着他不行了，曾带着儿女们与他分居。

我母亲是一个地主家庭的旧式妇女，除生儿育女，操持一点家务外，也只能坐吃现成。由于生育过多，加上旧的封建思想的折磨，一身重病，死时还不到40岁。

我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小时死去一个丢掉一个，我离家时还有弟妹各两个，当时都还小。一个弟弟在抗日战争时被国民党抓兵到了华北中条山，曾有一信给我，说要开小差到延安找我。以后即不知下落。可能打死了，或者被国民党抓住杀了。一个弟弟过继给我二伯父，以后当了排字工人，很年轻时就病死了。

在父亲的家庭成员中，他对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无疑有着最深厚的感情。

祖母姓鲜，她的娘家比较富有，是南充四周数得着的大户。祖母幼年时聪慧灵巧，绣得一手好花。没上过学，却能读书写字。由于深得父母喜爱，生活的天地是很光明的。祖母自幼便禀性刚正，成人之后仍带点天真纯厚。她与祖父结婚之初，是很想以自己的温柔体贴、精明能干打动祖父，把日子过得像个样子的。但是她后来终于发现这只是她自己的一个梦想。无论她怎样勤劳，怎样苦心经营，祖父却始终冥顽不化，意气消沉。不过，祖母仍然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尽量地履行一个贤妻良母的职责。不仅如此，罗家有些田地里的事务，如春种秋收、碾米卖茧、投书递简之类，也常要她来操心。据说罗家的账本也全是祖母亲手写的。现在老家里与祖母同辈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提起祖母的为人和操持家务的能力来仍然记忆深刻。祖母对邻里也是十分宽和友善的，每遇有人告贷，只要数目不大，祖母可以做主的时候，她总不会让人失望。

祖母的贤惠使人印象深刻的另一个原因，恐怕是祖父的

暴虐，他由于染上了抽大烟和赌钱的恶习而堕落，不仅对家庭不负任何责任，还在不长的时间里卖掉了大部分的土地，使一家人的生活逐日艰难。

在父子、夫妻的感情上，祖父也差不多完全是个暴君。记得父亲曾经跟我讲过，有一次，祖父认为父亲做错了事，要打他。父亲逃出家门，祖父在后面紧追。父子二人在水田埂上跑了很远，父亲终于跑不动了，祖父抓住父亲，不由分说，在他的头上狠狠地敲了一烟袋而后扬长而去。父亲说，那次祖父打他不仅痛，而且流了很多很多的血，一辈子也忘不了。从那以后，父子感情就淡漠极了。

祖母终于不能忍受祖父的无能和乖戾，大约在父亲上中学的时候与祖父分居。这在当时闭塞落后的乡间，无疑是一种大胆甚至带有叛逆色彩的举动。她带走了所有的孩子，独自住在南充城里。这是可怜的祖母对自己不幸遭遇的一次全力的反抗。但是此后的日子仍然艰难，祖母也更加郁闷多病，经常咳嗽、吐血，不到40岁上就辞世而去。现在想来她大约得的是肺结核病。

父亲是祖母的长子，母子一向亲爱。父亲和他的一个弟弟曾同患天花，病势极其沉重。祖母和祖父各自照管一人。祖母衣不解带日夜守护父亲，并细心地将父亲的双手捆住，不让他搔挠身上奇痒难忍的天花疮。后来，父亲不仅痊愈，而且奇迹般地未在身上、脸上留下任何疤痕。父亲病好之后，祖母自己却大病一场。父亲的弟弟由祖父照管，后来虽然也好了，却留下了一脸麻子。这事爸爸多次向我们讲过，每每言及，柔肠百转，思远情长，深厚的母子之爱溢于言表。

我在父亲的家乡，见到了这样一位老者，他曾经是我祖母家的长工，比父亲还大十几岁，父亲叫他长生哥，而他并不知道罗瑞卿是谁，现在还直呼父亲在家时的小名：“吉娃子嘛（父亲的乳名），我晓得的。是个贪耍的孩子哟。鲜大爷（父亲的外公）要他读书，他偏爱和我们这些人耍，两条长脚杆，跑起来猴儿一样快。还总要打麻缠，管别个的事。割草拾柴，谁多谁少，他总要人家分均。他身高力大，嘴巴又会说，娃儿们哪个敢不听他的？”老人咧开没牙的嘴，一股烟味扑面而来。

1919年春天，父亲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考入了离家40里路的大林寺高小。与他同时在校的，现已80岁高龄的庞子愚老先生曾这样说起过他：“一开始，我们都认为罗瑞卿人很懒，学业不勤奋。除了上正课，课堂里很少见到他的影子，就是上正课，有时见他在下面偷看小说。可是也怪得很，不晓哪么一回事，什么时候提他的问，站起来回答得有条有眼，考试成绩也总不差，时间长了先生懒得说他。我们几个人倒留起心来了，罗瑞卿好像还真有点儿过目成诵的本领。课前他念一遍书，此后再不问津。当然这得是他感兴趣的课。罗瑞卿最喜欢数学、外文、国文。这些课目他是拔尖的，其次还有理工、音乐和体育。最不喜欢，成绩也最差的是图画。”

关于这一点，父亲自己也说过：“图画课上捡一张人家画废的稿子写上自己的名字交给老师，得的分数也总比自己的强。”

大林寺高小是当地开明乡绅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校长是庞明钦，它的课程设置和校规均与一般旧式学校不同。课程有数学、国文、论语、外文、理工（物理、化学、几何）、修身、习

字、史地、图画、音乐、体育。每天正课时间为上午四小时，下午两小时，早晨起床后自习一小时，午后和晚间各自自习两小时。每星期三作文，星期日放假一天，每学期均有期中、期末考试，每年春日还要放春假，学生们穿起式样一律的校服去郊游。这一切都和现在的学校相差无几了。

父亲的同班同学李正国老先生曾给我开列了一个长长的，他和父亲共同读过的书籍的清单，其中包括《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古典小说，包括《春秋》、《左传》、《史记》这样的正史，还有大量的《七侠五义》、《施公案》一类的小说书。这些且不去说他，最叫我吃惊的是他所列出的一套知识丛书：《俾斯麦外交》、《哥伦布探险》、《大力学家牛顿》、《卢梭和他的启蒙运动》、《圣女贞德》、《印度瑜伽教》、《文艺复兴》等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二十年代初，就在这里，——今天也只有一条简易的土路通到门前的金台场大林寺，存在着一块如此学风浩荡、文明开化的乐土。我虽然并不十分了解庞明钦先生的身世，但是对于他，和像他一样长年累月奔走于穷乡僻壤的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教育家们，却起了深深的敬意。

还是前面提到的庞子愚老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写到：

罗瑞卿幼年就读于大林寺小学，读书喜读文天祥《正气歌》、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每于精彩之处大声诵读，声音洪亮……喜演讲，文辞激烈，民国十年江防军司令官余维唐同滇黔军争防地在南充塘口垭打仗，罗瑞卿在学校周会上演说论战曰：文以经国，武以戡乱，文与武固相表里也。然语有之曰：“天

下安，重于相；天下乱，重于将。”国家多事之秋，故武力重于文学也……。喜唱歌且五音全，唱苏武歌，唱扬子江歌，唱项羽楚汉争歌。喜做打油诗且有诙谐风，民国九年春三月三日，全校学生旅行金台回龙观，至一古庙罗汉堂。罗瑞卿看一睡罗汉憨态可掬，随口吟道：一睡睡得好，万事皆罢了，我想同你睡，大事没人搞。众人哄哄大笑以为诙谐有趣。罗瑞卿急公好义，手巧心灵。民国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学校办孔夫子会，礼堂门口扎营门架子，罗瑞卿手制跑马灯做得活像，又受众人之托至龙门场挪来别家本已订下的戏班子，师生同乐，夫子会生辉。学校操场窄小，罗瑞卿提议全校学生课余劳动铺操场，半年时间周围加宽十多丈。罗瑞卿幼年便有胆识：民国十年冬，南充县永丰场匪首吕沛然至芦溪李家肥主抢财物银钱，匪徒冯夏安原系大林寺小学二班学生，知内情；出卖肥主十几个，又指名来信借钱，全校惊惶不安，无心读书，罗瑞卿出头向校长庞明钦建议设四个哨棚守夜，并亲笔写信给冯夏安以友情说之，后匪首吕沛然避捕毙命，冯夏安在抢劫中遭民团打死，匪帮自散。

庞子愚老先生这封端端正正具名盖章的信像他本人一样质朴。他现在是一名退休的乡村医生，当我在金台公社的食堂里见到他本人的时候，他一边爽朗地哈哈笑着，一边指点着我的额头说：“这里，这里，才像你的爸爸呢！”老人是赶了十几

里路走来的，鼻尖上冒着汗珠。他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像冬天的太阳一样使人愉快。

“我和罗瑞卿在大林寺小学是睡一个铺，他晚上还尿湿过我的被盖呢。”老人又径自开心地笑了，口气根本不像一个80岁的老人回忆他的亡友，倒像和一个同年龄的朋友讲述一件刚刚发生不久的事情。“他尿床，倒不是有什么毛病，这个人太贪耍了，晚上一点点力气都没得了，睡得像个死人。后来，我夜夜叫他起来……”

“罗瑞卿小时候英雄主义厉害得很呢，他老爱讲的一句话就是‘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这话当然不对，不过一个娃娃说此话倒是要一点气魄的呐。”

“……我们一分手就是50年啊，后来知道他成了要人，想想自己不免自叹形秽，那年他回南充来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他，这次听到你来，倒真是想见一见啊。”

父亲大约在1924年考入南充中学读书。关于他在南充中学的生活，他的老同学，原中顾委委员，四川文联主席任白戈^①同志对我说：

“我们南充的丝绸业很发达，有一所嘉陵绸厂，出一种很有名的丝织品叫做湖绉。这所工厂和我们南充中学都是张澜先生开办的，是这位老先生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指导下实行地方自治和实业救国的措施。张先生以前并不富有，佃户出身，前清考中了举人。辛亥革命时他领导反清运动，反对川陕铁路收归国有，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中出了名，还当上了四川的

^① 任白戈同志已于1986年8月在成都去世。

省长。他一向反对封建军阀，提倡实业救国。他的兄弟一直种田，他的妻子也一直操持家务，他送他的两个儿子出洋留学，学习工业、工程。那时南充筹备自治，反对军阀统治，政治气氛很活跃，《申报》、《太平洋杂志》、《新青年》，还有萧楚女同志主办的《新蜀报》都可以看到。

“那时我们学校里的学生组织很活跃，你的爸爸当时对学业并不特别感觉兴趣。他只爱运动，打脚球，爱读小说，尤其爱读武侠小说。对学生运动也相当热心。

“我们学校那时分为普通部、蚕桑部、工业部、医学部和师范部，普通部是为上大学作准备的。学制四年。你爸爸原来就是读普通部。后来大概是因为他的外祖父想他经商，就转到蚕桑部。因为你爸爸真正的志趣并不在这里，所以他也就无所谓。

“我和他就是办学生会时相识的。我和他同级不同班，我们两人都是班里推举出来的学生代表。那时我们的学生会很热闹，还办了平民夜校，叫穷苦人晚上来读书。我们一起参加了许多活动：“五卅”、反典当捐、反军阀、演文明戏、上大街演讲、宣传。当然张澜是我们的后台。你爸爸豪爽义气，为友忠诚，所以他的朋友很多。

“你爸爸对俱乐部工作最拿手，积极。我们一起演过戏，孙中山死后我们演了《孙中山之死》，我演弟弟，你爸爸演哥哥。他的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演的角色总是一些有英雄气概不受人欺负的人。我的身体文弱，脸色又白，不是演受人欺负的人就是演女的。那时候学校里没有女生，只好由男的来串演。

“我讲的这些事情不光是发生在舞台上，有一次就发生在现实生活里了。我是1925年加入共青团的。那时候我们公开的活动是组织国民党左派，秘密活动是组织共产党。搞‘国左’没关系，可是搞共产党是要杀头的。四川的军阀很反动，所以很多人，如朱总、刘帅，还有熊克武都是反袁出来的。

“我们搞‘国左’就遇上了国家主义派，学校里许多有钱人家的子弟都是，有些教师，甚至教务长也是。国家主义派是国民党右派组织，在我们四川势力很大，他们办的报纸叫《醒狮报》，是文言文的，代表有钱人。他们的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因为我是搞‘国左’的，他们就要来整我，从经济入手。学生会的会员每人交一元的会费，他们趁会计不在，就说我贪污了会费，要跟我算账，要把我赶出学校。你爸爸来了，给我打抱不平。现在我讲起这件事，还觉得面前站着个活生生的人。那些国家主义派的人来闹，哇哇地叫，样子凶极了。你爸爸跑来，‘啪’地在桌子上拍了一记，又跳上桌子大声说：‘哪个要算账，找老子来算，有理讲理，不许欺侮人！’你爸爸个子大，嗓子大，又有平常打球的一帮好朋友。反动学生吓跑了。这件事以后，我和你爸爸的感情更好了。

“你爸爸这个人很好交际，思想又进步。吴老（玉章）1926年到南充来，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带着王义林、你爸爸等人去看吴老。吴老很会讲话，有煽动性：‘人活在世上就要做一番事业，譬如说演戏，书生出场，咿咿呀呀戏文唱了一本又一本，慢慢腾腾踱步子，让人看得没了精神。武生一出场威武雄壮，拳打脚踢，局面可就大不一样……’这些话你爸爸一听就听进去了。因为这些话对他的心思。”

当然，父亲的生活中不会是处处阳光明媚的，最初的较量就来自他的家庭。父亲的外公，名叫鲜锦堂，是鲜家沟一带的首富，他有几百亩土地，读过书，但是没有得到过什么功名。早年他出头揽过一桩公事，管起了县上的一座谷仓，不知被什么人做了手脚，不但没捞到油水，反而赔了不少谷子。后来，他又和别人合伙做过一次棉花生意，也因经营无方赔了本。鲜锦堂屡遭暗算，便悟出了一条道理：没有得力的人，多大的家业也会败。

鲜锦堂看中了外孙身板结实，有胆有识，罗家的家境又一年不如一年，便想靠自己的财力将这个聪明的孩子抚育成人，既可以替自己支撑家业，又能使女儿将来有个依靠。

平心而论，鲜锦堂对外孙可谓是操心尽力，煞费苦思。先是进家塾，后入大林寺高小，再后又入南充县高中，都是他出的主意，他出的钱。这些学校在当时当地也都算是“最高学府”呢！方圆百里，鲜锦堂以吝啬出了名，但是对外孙他还是肯花钱的，不仅给学费、零用钱，而且他还要外孙穿得像样子，长袍马褂，四时替换的衣服都不能太马虎。还破天荒将自己一件皮袍子改给外孙穿。无论小学、中学，父亲的衣着齐整是人所公认的。而且，父亲的许多豪爽之举，例如“同学们上街吃茶，瑞卿总是争开茶钱。”（庞子愚老先生语）不能不说，是由鲜锦堂做了坚强后盾的。

外公那些光宗耀祖、成家立业的话，父亲一开始还是听得进的。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乡间，这个道理是朴素和真诚的。加上强烈的求知欲，不管用功不用功，父亲的学业一直是不错的。后来，当父亲自己有能力去考虑人生中的一些问

题时，这一切才起了变化。

父亲原本是想好好维护他和外祖父之间的关系的，比如说他答应了外祖父在上学期期间不参加任何党派。鲜锦堂也是脾气大得出奇的人。如果从个性上来说，父亲其实和他的外公很相像。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个稍微温和一些，他们关系就绝对不可能破裂得那么快，破裂得那么不可挽回。因为维系这个关系的毕竟是一些很紧要的东西，老的是小的衣食父母，小的是老的希望所在。

一开始是为了演戏，父亲一开始演文明戏倒不完全是自觉地宣传革命。他始终是个狂热的戏曲爱好者。

四川的戏，叫做川剧。它的曲调很丰富，很有特色，唱词很文雅。尤其是那种把底气顶到脑门上，一开口便震惊四座的高腔，叫你听一回永远不会忘的。

先是爱看、爱听，后就模仿起来。那些在民间流传了上千年、上百年的浓缩了美和丑冲突的故事常使父亲心驰神往，不能自己。加上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又有几分表演天才，便更跃跃欲试。再后来，古人的事不能满足了，就演新戏，田汉的，洪深的，还不过瘾，就自编自演。他在南充中学先后参加演出、编排的戏就有《孙中山之死》、《士兵泪和农民泪》、《算账》、《老爷的鼻烟壶》等等。演来演去，传到鲜锦堂耳朵里，于是就不得了啦。

且不说这些戏明摆着的革命倾向，旧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叫做戏子、王八、吹鼓手。鲜锦堂身为一方首富，从来是死要面子的人。父亲放着好好的书不读，却去演戏，这是不能容忍，也不能理解的。一开始他是生气，后来就和父亲吵，父

亲不服，就吵得凶，还砸了东西。父亲终于不肯屈服，后来又出了打典当捐的事。

1924年，驻防南充的军阀何光烈决定征收“典当捐”。就是说佃客、佃主、纳租和收租的人均出捐一成。典当东西，当入当出的双方也要出捐一成。一成，就是十抽一。这真是花花点子想到天上去了，一时间各界人士纷纷反对，闹得最欢的当然是学生。

5月11日一早，南充中学的学生分成几路下乡去捉收捐委员。这些收捐委员是先花了钱向何光烈买下这个名分，然后下乡去征收，收多、收少完全归各人。他们的穷凶极恶则可想见。爸爸和同学们去了乡下，捉住了一个收捐委员，把他痛打了一顿，得胜而归。这当然是一件大事情，真正的太岁头上动了土。多亏有德高望重的张澜老先生给学生做后台，事情才算平息下去。

青年人，当他们能够独立思考身边发生的事情时，大概总不免要产生一种反社会的倾向。现在的年轻人，当他们觉得苦闷的时候，他们就留长头发，不洗澡，甚至吸毒，他们做出种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使父母、家庭和社会感到吃惊。而那时候，像父亲这些人就热血沸腾地直接向不合理现象做斗争。虽然方式不免幼稚，但奋不顾身的劲儿确令人动心。

父亲在自己选定的路上越走越远，大概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他这样做的。但是，个人的温饱，做一股实家业的继承者，甚至出国留洋已经越来越不能吸引他。一种更强烈的欲望在他的心里骚动。据他的同学们回忆，当时谁也不认为罗瑞卿是一个特别聪慧的先知先觉者，虽然他的

性格很鲜明，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最出色的角色。在学生会里，搬板凳、守大门的事情他也经常做。但是他有一种特殊的执著和热情，凭着这一点，他能够在自己的道路上发展充分而达到成熟。而许多当年引导和影响过他的人，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够在这条道路上走到底，终于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当然，家庭、外公，甚至母亲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挽留他。

1922年的春天，由他的外公和母亲做主，给他娶了一个妻子。这个林氏是当地一位乡间医生的孙女，是个不识字的旧式妇女。我的如今还健在的姑姑，也就是父亲的亲妹妹曾对我说，父亲临离开家的时候，曾对林氏讲明，他是不会再回来的了，要林氏不要再想着他。父亲走后，林氏吃了不少苦，后来又嫁了人。这位林氏当然是一位不幸的妇女。当那个强烈的，不停地在父亲心中骚动着的希望逐渐成熟起来的时候，父亲终于决定到外面的大世界上去闯一闯。父亲曾经这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由于决定要走，钱就发生了很大的问题，首先是学费怎么办？我想，考上了学校再向我的外公要，估计他可能给我，因他是主张我学实业的。没有路费怎么办？我就让姑母去说服我的祖母，并利用她们的旧思想，向她们说上省里读书将来可做大事。祖母被我说动了，第二天就赶到姑母家来看我，并问我到省里念书会不会做官。我说会。于是她高高兴兴地给了我三锭银子，十几块大洋，还有几吊铜元，我